

翻译标准的悖论

贺显斌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翻译是个辩证的王国。和翻译活动一样, 翻译标准也充满着种种悖论。从七个不同视角对翻译标准悖论进行的探讨, 旨在通过全面地看待这些悖论, 提高译作评价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翻译标准; 译学研究; 悖论

中图分类号: H31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31(2002)06-0120-03

Paradoxes of translation criteria

HE Xian-bin

Abstract: Like the dialectical kingdom of translating, translation criteria are full of paradoxes, which are discussed from seven perspectives in this paper. More objectivity and effectiveness can be achieved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rough the multi-sided view of these paradoxes.

Key words: translation criteria; translation studies; paradoxes

悖论(paradox)又译作“似非而是”,表面上自相矛盾,却在一个更高的真实层面上统一了起来,最后被证实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陈述。悖论看似矛盾,实际正确,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翻译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思维活动,充满着许许多多的悖论。在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一书的第一章“Paradoxes of Translating”,奈达^{[1](pp1-7)}概括了12种翻译悖论,涉及翻译的难与易、直译与释译和忠实、可译性、翻译的程序、译员培训、人译与机译、理想的翻译等方面的问题。本文认为,翻译标准也是一个悖论系统,包含着众多矛盾。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对此进行阐述。

一、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

多数文献措辞大同小异,大致把翻译界定为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里的内容或意义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人们将翻译比作临画,视翻译为向原作的过渡,认为翻译是对原作的模仿、复制和再现。与原著的创作所不同的是:“翻译既要考虑对原文的忠实,又要按照译文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原文的思想。如果把创作比作自由舞蹈,翻译就是戴着手铐脚镣跳舞,而且还要跳得优美。”^[2]检验译作的质量自然要根据译作对原作(内容、表达形式、风格等)的忠实程度,或译作与原作在所产生的交际效果上的近似程度。因此,翻译标准的制定必须以原文为中心。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交际活动,译者必须考虑翻译的目的、委托人和读者的要求、译语文化环境等接受方面的因素。进入信息社会以后,实用性文件数量增加,

翻译的效忠对象有所改变:原作者和原文的重要性下降,译者的职责是对译文使用者负责,使译文读者受益。翻译作为一种商业性活动,必须满足顾客具体的、短期性的目的,如:获得好的宣传效果、提高媒体的收视率、扩大译作的销路等等。翻译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以能否达到这种期望来衡量。^[3]从这个角度说,翻译活动和对译作的评价似乎应以译语文化为中心。

翻译的这种“一仆二主”角色使译者经常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原作者和读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评价译作,有时两头都不满意。翻译成了与原作者和译语读者不断妥协和对话的过程。

二、一元性与多元性

翻译标准是检验译作质量的准绳,指导翻译实践的原则,理想的翻译标准最好是一元的,这样有利于提高评价译作质量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翻译标准多,难免令人无所适从,发出“何以断是非”的感慨。另一方面,翻译是一种十分复杂的语言活动和思维活动,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译作评价的复杂性和翻译标准的多元性。这里,多元性的意思是,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多种标准并存,在翻译标准问题上人们永远不会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信达雅”、“神似”、“化境”、“等值等效”等各种标准层出不穷,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翻译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而影响选择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至少要考虑翻译的意图、语体、读者层次和时代要求、翻译的单位、译语文化的干预等方面。正因为翻译活动涉及的因素多,所以我们提出的各种翻译标准难免顾此失彼,总是侧重和注意到了翻译的某些方

面,而同时又忽略了另外一些方面。面面俱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永远不会有。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人们能一定程度地接近对翻译标准的认识,却永远无法穷尽这种认识。翻译标准不是一个封闭系统,不可能一成不变、一劳永逸。任何翻译标准,要想成为终极标准都是不现实的。一种标准只代表着人类在翻译标准认识上的某一个阶段的努力,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翻译本质探索的不断深入,翻译标准研究将不断被突破。

一元性标准则永远是个理想,多元化局面将永远存在,我们对翻译标准的探讨永远不会有定论。翻译本身的复杂性和人类认识上的局限性决定了这一点。各种翻译标准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并长期共存。

三、准确性与灵活性

翻译标准是用来检验译文正确与否的,从逻辑上讲,翻译标准必须是十分准确的。术语的界定、所包含的准则以及各准则间的关系等等,都必须表述清楚、准确。这是译作评价准确性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然而,我们运用这些标准进行实际的译作评价时,总是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和灵活性。“翻译标准既具有规范性,又具有灵活性。在从事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翻译时,我们所使用的标准还是同一的,只是在标准的掌握上应有弹性。为了完成翻译的任务,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删‘冗’、补‘遗’、加注、增加背景、解释‘行话’等等工作时必要的,并且不妨说这些本是份内的事。即使像《毛泽东选集》这样的十分严肃的政治著作,在外文阶段也需要做这样的工作。”^[4]

对翻译标准的理解同样需要弹性。比如,奈达倡导“功能对等”原则,但他自己也承认,完全等值的翻译是没有的,不同的译文其实代表着程度不一的等值。等值不能理解成数学意义上的相等,而只能用近似度来衡量。^{[1](P11)}我们理解和分析其它翻译标准也应如此,绝对的“信”、“忠实”是不可能实现的,有时也是不必要的。绝对理想的翻译标准永远不会有。如果我们灵活地理解、弹性地执行,现有的翻译标准讨论并非都有必要。

四、客观性和主观性

评价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是与其标准的准确性和灵活性紧密相联的。理论上讲,我们评价译作应该完全客观,而要使评价完全客观,就需要完全客观的翻译评价标准。客观性是一切评价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所在,离开了客观性,评价活动就失去了存在的理据。另一方面,语言的模糊性、多义性和人们审美的个体性,等等,决定了评价翻译质量不可能像评价自然科学成果那样绝对准确、客观。翻译标准和翻译评价具有主观性的一面。

文本的二重性也是造成翻译标准主观性的一个因素。一方面,原文文本是一个图式性框架,有着相对稳定的基本意义,体现了作者的意图,具有确定性。另一方面,原文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总存在着空白、空缺

和不确定性的东西,符号本身的复杂性更增加了意义的模糊性、含混性、多义性和无限衍生性,有着不同生活经历、情感经历、价值观、伦理观、审美取向的读者对同一个文本的解读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差异。^[5]因此,文本的意义又具有相对性和开放性的一面。

译者有主体性,对文本的理解和解读也会带上自己的审美倾向和其它个性。萨瓦里(1957)认为,翻译原则之所以众说纷纭,其中一个原因是人类的思维习惯问题:有些人喜欢直译,有些人喜欢意译;有些人喜欢译作读起来像原作,有些人喜欢读起来像译作。^[6]语言的模糊性、文本的开放性、译者的审美倾向和个性决定了译作评价和翻译标准主观性的一面。

翻译标准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人们总是力求客观地评价每一部译作,但所有的评价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

五、理想标准与理想译作

人们在实践中追求完美的翻译,同样也希望用理想的标准来衡量译文的质量。到目前为止,人们所提出的翻译标准大多属于理想标准。比如:泰特勒要求译文将原作的长处完全移注到译语中;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风格和笔调和原文相同并与原作同样流畅。严复要求译文既信又达且雅,傅雷要求译文与原文“神似”,钱钟书要求译文“出神入化”。

而实际上,理想的翻译是不存在的,所有的翻译都有或多或少的改进余地。

翻译永远是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用理想的标准来评价不理想的译作,当然不是理想的做法。但理想译文不可求,并不意味着理想标准不可留。事实上,理想的标准和现实的标准(即“合格的翻译/adequate translation”标准)各有其用,前者可以看作译者奋斗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而后者则可用作具体评价活动(尤其是评价初学者的译作)的依据。

六、规定性与描写性

翻译标准的功能是评价译作质量,指导翻译实践,规范翻译行为。因此,规定性是翻译标准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靠主观臆测或个人经验总结得出的印象式、点评式的翻译标准,是不足为信的。经验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局限性也十分明显,缺乏普遍的有效性。很多经验适于此者不适于彼者、适于此时不适于彼时、适于此地而不适于彼地。概括的充分性和准确性也是多数经验之谈所面对的一个问题。重主观思辨轻实际调查、重规定轻描写,是我国翻译标准研究的一个通病。

翻译标准的研究应重调查、重描写。我们要对历代成功的译作进行研读,分析其采用的主要策略,总结其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此外,还需研究各种译评,对评论家、读者等在评论时所持的标准进行描写,并对译者翻译过程中采用的翻译标准和评论家评价时采用的标准进行比较。描写和比较的对象还包括:译者在序、跋中所倡导的翻译标准与其在实际的翻译操作过程中执行的标准是否一致等等。调查和描写的对象既要有文学

翻译方面的,也要有科技、经贸、法律等实务翻译方面的;既要调查译者所持的翻译标准,也要调查翻译公司、企业、出版社和读者等对翻译的要求。总之,只有对各类译作和各种标准进行充分的调查、分析和描写,才能归纳出一定时期内某种文化环境中的主流翻译方法和译作评价“规范”(norms),并用这些方法和规范来指导翻译活动和译作评价实践。

翻译标准的本质是规定性的,但研究方法必须是描写性的。翻译标准的研究过程是先描写,然后将描写的结果用来指导翻译实践,规范翻译行为。描写是手段,规范是目的。

七、语言标准与文化标准

作为一种语言转换活动,翻译过程中必须将原语中的信息准确、完整地传译到译语中,译作要忠实于原作。但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手段,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对原作进行“改写”和“操控”,使其能为译语文化所接受,能为译语文化服务。语言和文化不可分,但由于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有着不同的侧重,译作评价体系也就有语言标准和文化标准之别。

语言标准主要着眼于信息的传译和语言形式的选择,强调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同时也要求译者注意译语形式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文化标准则从翻译的选材、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文化因素的处理方法、以及译作对译语文化的影响等方面来进行评价活动。

在选材方面,翻译必须考虑出版发行商的意愿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限制,只有社会允许、鼓励或需求的东西才能顺利地翻译和出版。“(对华)战争期间,日本当局禁止了2120种外国书刊在日本出版发行,因为这些书刊大多报道了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7]薄伽丘的《十日谈》和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我国只有节译本才能公开出版发行,它们的全译本要么只能极少量地内部发行,要么被禁止出版。^[8]这两个例子说明了政治、伦理道德等因素对翻译选材有着一定的标准。

译语文化对翻译的操作也有一定的标准。全译还是节译?翻译还是改写?异化还是归化?无一不受到文化标准的制约。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手段,但文化有强、弱之分,文化交流从来就不是平等进行的,这也明显地体现在对译作的评价上。一般来说,强势文化强调译作的归化和对原作的改写,而弱势文化更强调译语的异化和对原作的忠实。

译语文化对译作的评价也有着一定的标准。一般来说,“好”的译作首先指的是符合译语文化的政治、道德、伦理规范和文化需求的翻译;此外,人们也常常根据译作对译语文化的影响来进行评价。比如,学界经常提到,庞德“翻译”唐诗,“错译”之处不可胜数,却在美国引发了一场新诗运动。林纾的翻译任意增删、误译较多,其影响力却远远超过了后来更为忠实的译本;傅东

华译的《飘》拥有广泛的读者,但对我国作家的创作影响却不大^[9],上述标准就是依据对译语文化的影响来评价译作的。

综上所述,翻译标准是一个悖论体系,包含着许许多多矛盾着的方面。一元性翻译标准有利于译作评价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决定了翻译标准永远会多元并存;翻译标准必须是准确的,但我们对标准的理解和具体运用却不能没有灵活性;人们力求客观地评价每一部译作,但语言符号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人们审美的倾向性和个体差异性决定了翻译标准的主观性的一面;世界上不存在理想的翻译,但人们不停地用理想的翻译标准来评价不理想的翻译;翻译标准的功能特征是规定性,但对标准的研究却必须重描写。语言与文化不可分,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某些方面的侧重却导致了翻译标准有语言标准和文化标准之别。语言标准要求译作忠实,文化标准要求译者对原作进行“改写”和“操控”;语言标准着眼于信息的传译和对译语形式的选择;文化标准则从翻译的选材、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文化因素的处理方法、以及译作对译语文化的影响等方面来评价翻译活动。前者是微观性的,后者是宏观性的;二者有矛盾之时,更多的时候密不可分、相互补充。

翻译标准是个辩证王国,只有全面地看待各种悖论,才能正确地开展翻译批评,公正地评价译作质量。

参考文献:

- [1] Nida, Eugene.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ress, 1993.
- [2] 冯庆华. 实用翻译教程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1.
- [3] 穆雷. 信息社会对翻译教学的影响 [J]. 上海科技翻译, 1999, (4): 45-6.
- [4] 沈苏儒. 关于中译英对外译品的质量问题 [A]. 中译英技巧文集 [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2. 71.
- [5] 吕俊, 侯向群. 英汉翻译教程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61-77.
- [6] 廖七一.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7] Baker, Mona (ed.).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491.
- [8] 谢天振. 译介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收稿日期: 2002-04-16

作者简介: 贺显斌(1965-), 男, 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讲师、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英汉文化语言学、翻译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赵小刚